

交錯顛置的「邊陲」語言與「中心」

——李維英雄的跨語鞠旅

阮斐娜 Faye Yuan Kleeman

關鍵字：日本語文學，英語霸權，語言離散，母語，繼母語

壹 引言：文學全球化・語言多樣化

「全球化」一詞自九〇年代以來頻繁出現於大眾媒體並成為學術研究課題之一。此詞通常強調人流，物流，金融及情報資料的國際性流動性。在文化方面則專指歐美大眾文化的流通與非歐美文化圈之受容過程。¹ 在文學研究方面，全球化問題尚未有太多的研究。或許由於文學乃語言藝術，文化跨界傳播必須經由翻譯這道手續，較為繁雜費事。與其用「文學全球化」，「世界文學」成為此一現象之代稱。「世界文學」的機制化可追溯其淵源於諾貝爾文學獎。去年中國作家莫言或 2011 年得獎人瑞典詩人湯慕斯·揣思綽莫 (Tomas Tranströmer 1931-) 以母語創作母語出版算是例外，以過去十數年為例，作家出身地，國籍，創作使用語言，出版發表地可說是交錯顛置。創立於 1910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近年再度評估創設初期之「理念」，受獎基準偏重全球普遍性與人權。當然因此亦有論者批判其太過政治化，忽視文學性。² 然而諾貝爾獎可說是除了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全球運動會

1 根據經濟歷史學家安得列·福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 「全球化」歷史可追溯自遠古 (archaic globalization), 前近代 (proto-globalization), 及現代 (modern globalization) 三個時代面相。現代全球化現象顯化於現代日常生活中已將近一世紀。現代全球化源流有三：(1)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地球規模化現象 (2) 1930 年代世界經濟恐慌後現象再度復活 (3) 1990 年代美蘇冷戰後地球規模化現象。全球化現象包括人流，物流，金融及情報資料的國際性流動。科技，組織，法律體系，硬體結構的發展一方面加速全球化的傳播，另一方面造成諸多社會問題超越國境，無法由一國政策來解決。雖然全球化論述多強調經濟層面，本文專注於探討文化 (語言，意識形態等之越境與移植) 全球化。

2 這些批評家指出世界著名的大家如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喬愛斯 James Joyce, 納博可夫 Vladimir Nabokov, 波爾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約翰·遏普代克 John Updike, 亞瑟·米勒皆未獲獎。

之外兼具知名度與全球性的唯一文化項目。雖然其選考過程時而眾議爭紛，功過未定，贊否兩論，但此獎賞制度為現存唯一全球規模的文學評價制度，其存在對世界文學的建構及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上述揣思綽莫是第七位獲獎的瑞典籍作家。雖然此獎發源於瑞典，然而在其超過一世紀的諾貝爾文學歷史中，絕大多數得獎作家為英語作家（計 26 人），法語作家次之（14 人），德語作家（13 人），西班牙語作家（11 人）等順序。³ 當然得獎人的使用語言與其國籍並不一定一致。英語作家來自英國（13 人），美國（10 人），澳洲，南非，奈及利亞等，西班牙文作家除了來自西班牙之外，亦來自墨西哥，秘魯⁴，哥倫比亞等地。這種得獎作家的國籍，人種族群（ethnicity）與使用語言的越境，分化現象在近年更為顯著。比如 2009 年得獎人羅馬尼亞女作家赫爾塔·穆勒（Herta Müller 1953-）出身於羅馬尼亞的德語地區，以率直而感性豐富的少數語來書寫家園土地被剝奪被羅馬尼亞政府迫害的德語系少數民族流離失所記憶風景。不止穆勒一例，2000 年中國流亡作家高行健（1940-），2001 年舊英屬西印度群島印裔英國作家奈波爾（V.S. Naipaul 1932-），2006 年土耳其裔美籍作家巴姆克（Orhan Pamuk 1952-）皆為越境作家（transnational writers）之例。2007 年的得主朵莉絲·拉辛（Doris Lessing 1919-）更是言語流離作家的體現。許多讀者以為拉辛市典型的英國作家，但她卻是出生於伊蘭，在舊羅得西亞（今稱金巴威）的移民家庭長大，直到三十歲才第一次踏上英國國土。以八十八歲高齡獲獎，為第十一位獲獎的女作家，亦是文學獎史上最年長的受獎人。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對拉辛的評價是「以懷疑，激情，預見力來吟味文明的對立，描寫女性經驗的敘事詩人」⁵ 矚目她穿梭西方文明與第三世界的獨特經歷。2008 年得獎人勒克策奇奧（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1940-）來自於英系父親與法系母親的混合家庭。自小隨軍醫父親在奈及利亞長大，一家隨後移民到非洲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群島，由於此島原為法屬及英屬殖民地，勒克策奇奧在雙語環境下精通英法二語。當他開始

3 1969 年的得獎人愛爾蘭作家山慕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以英語及法語創作故列入英語及法語得獎人名單。

4 如 2010 年得獎人為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1936-）。

5 "that epicist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 who with scepticism, fire and visionary power has subjected a divided civilisation to scrutiny".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7". Nobelprize.org. 5, Jan 2012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07/ (Accessed 1/5/2013)

創作文學時，特意選擇以法語來寫作。其作品經常以泰國，墨西哥，巴拿馬的叢林為舞台並對歐洲文明採取批判性的視點。

以上簡略的概括過去十年諾貝爾獎的得獎紀錄可見所謂「世界文學」的概念逐漸變遷，作家的文化背景多樣化，語言與政治狀況更加複雜化。二十世紀發生的戰爭，國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勃興造成大量移民現象。古代希臘語的「播種（者）」（disperse）轉為後殖民理論中常用的觀念語「散種」（Diaspora/diaspora）⁶，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亡命作家遠離故國，開始以多種語言寫作為今日離散作家之先驅。英國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生於波蘭。康拉德的名著《黑暗之心》（1902）以探究非洲與歐洲關係為主題，近年在後殖民研究領域再度受到注目。與康拉德同時代的另一英國作家吉普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則在印度出生長大。近一點的例子如二次大戰後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完全以法語書寫；而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以英語出版。或許由於其過去四世紀深厚的殖民歷史，英國提供移民作家豐沃土壤發展流離文學，融合對母國傳統文化的想像力與對客居國新文化的矛盾感情，創出異種混交的新文學。以我現客居的美國為例，自二十世紀初起戰爭，饑饉難民從歐洲，亞洲，北非各地湧入北美大陸，形成今日多元文化社會。非裔文學，西班牙裔文學，原住民文學（native literature），亞裔文學等少數文學在今後必然繼續擴展。活躍於美國的亞裔作家包括第一代日裔美籍詩人的森京子（Kyoko Mori 1957-），第二代包括華裔的譚恩美（Amy Tan 1952-），加拿大裔美籍作家露絲·小關（Ruth Ozeki 1956-）。最近受到矚目的是亞裔中國作家哈金（別名金雪飛，1956-）。他留學美國時天安門事件發生因而申請留在美國。1990年發表第一本詩集《沈默之間》（Between Silence, 1990）之後出版數本小說《語言之海》（Ocean of Words, 1996），《紅旗下》（Under the Red Flag, 1997），《等待》（Waiting, 1999），《戰爭碎瀝》（War Trash, 2004）。哈金常以虛構的中國小城木基為其舞台，雖然他的小說在中國被禁，在美國獲得許多名譽大獎如奧康納獎，全美圖書獎，PEN/福克納獎等，受到極高評價。

6 大寫Diasporaz專指猶太民族歷史離散，小寫diasporaz指其他民族如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甚或華裔人口的流動。

上述羅馬尼亞作家穆勒由於是德裔少數民族並以德語書寫，常受到政府檢閱，禁止出版禁令。直到移居西德後作家活動才開花結果。天安門事件後高行健亡命巴黎，他的作品亦曾在母國遭禁。拉辛將殖民地羅得西亞的經驗反輸入母國英國，增殖英國文學的複數文化視點。二十世紀中期，亦即後殖民時期之始，人口移動突破國家語言境界，作家與作品本身實踐此文化複視性漸被接受。非母語的文學活動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漸趨圓熟，漸成為新世界文學的主流。

貳 世界文學的可能性：日本文學 vs. 日本語文學

以上簡略勾畫出二十世紀世界作家越境與語言流動的簡單構圖。那麼，此現象在東亞又是如何體現呢？流散文學對東亞的唯一殖民帝國日本有何影響？此問題牽涉日本支配亞洲的過去與現在，橫跨殖民與後殖民兩個時代並牽涉到語言，移動，同化及文化受容與變容的諸多議題，在此限於篇幅無法涉及。⁷ 世界文學當中的英語文學 Anglophone Literature，法語文學 Francophone literature，華語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有別於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中國文學）有一定的歷史並已成為文學研究之課題。過去四十多年來日本文學即或有兩位日本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認可，或最近廣受全球讀者喜愛的村上春樹，在世界文學中仍屬邊緣文學。

眾所周知，日本當代大眾文化，從動畫，漫畫，J-Pop 到 Cosplay 廣泛的被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女）所接受。一方面視覺文化比起文學不須語言媒介較不受語言限制，傳達快速。另一方面文學作品可表達緻密的心裡描寫，即便是不同文化的讀者亦可通過翻譯文本與作中人物親密交流。然而，全球化的特徵之一乃是英語霸權。使用人口越多的語言越是容易招攬更多使用者。全球日語使用者約一億三千萬人，包括海外日語學習人口約三百萬亦不過占世界人口的 2%。⁸ 近年加速少子化，有心人憂慮日本語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絕種的危

7 有關此議題請參見拙文「戦後の日本語文学——在外日本人作家・在日外国人作家を中心に」藤井省三編《東アジアの文学言語空間》東京 岩波書店 二〇〇六年，一〇五～一六二頁。

8 語言使用人口與實際一國人口並不相同。使用日本語的網路人口占全球網路人口之 6%，顯示日本語人口的科技前進度但亦指出日本語在全球語言地圖上是屬少數民族。當然這是日語對英語圈，法語圈或華語圈整體比較而言，如果只是以國家對國家，人口總數對人口總數，日本人口居世界第十位，絕非小國。<http://www.indexmundi.com/g/r.aspx?c=ja&v=21> (accessed 1/14/2012)

機。水村美苗 2008 年的暢銷書《日本語滅亡之日》（『日本語が亡びる時』講談社）引發各界極大的爭議性亦起源於此焦慮感。⁹ 水村一書中言及的「日本語」是一種狹義的「純粹的日本語」（例如明治文豪夏目漱石口的日本語）而非生活語。但本書針對非英語圈文化面對當今「英語世紀」提出以日本為據點積極發信，並與世界知識體系相互參與交流的必要性。

與日本語存亡的焦慮充斥於知識界之同時，一個新的現象亦同時發生。2008 年的芥川賞首度贈予中國出身的作家楊逸。此一具有劃時代意義之舉代表日本文學的一個新紀元。自九十年代起，日語為母語的作家漸次登場，李維英雄（Ian Hideo Levy a.k.a リービ・英雄）為開拓先鋒，繼有アレックス・カー（Alex Arthur Kerr 1952-），蒙古詩人ボヤンヒシグ，意大利小說家デビット・ゾペティ（David Zoppetti 1962-），中國作家毛丹青等的出現。進入二十一世紀美籍俳人・散文家・翻譯家アーサー・ビナード（Arthur Binard 1967-），中國詩人田原，及獲得文學界新人的伊朗出身的女作家シリ・ネザマフィ皆為日本語文學的新生代。¹⁰ 這些日本語作家是提醒我們語言與國籍並非一致的好例。當論及日本語文學時，不論從文學的質與量或作家的強烈創作欲望與自省意識來看，就不能不提及李維・英雄。

李維・英雄一名，讀者或許納悶這是什麼 的名字？非英非中非日，這作者到底是哪一國人？李維・英雄，1950 年 11 月 29 日生於美國加州，父親本為柏克萊大學漢學博士，後轉入外交界工作。英雄（日音 HIDEO）是父親日本人摯友的名字，父親起名以紀念好友。李維自小隨著專管亞洲事務的外交官的父親工作關係，轉居美國各地，在台灣，香港，日

9 同一時期有呼應水村的日語悲觀論者如林望的《憑臨死路的日本語》（『日本語は死にかかっている』NTT 出版、二〇〇八年），但大多數論者持反對論。如平川祐弘的《日本語能生存下去嗎？日美中的文化三角關係》（『日本語は生きのびるか・日米中の文化的三角關係』河出書房、二〇一〇年）や鈴木孝夫的《新・武器的語言——考察日本の「語言戰略」》（『新・武器としてのことば——日本の「語言戰略」を考える』アードディズ、二〇〇八年）將此問題放置在廣義的地政學範疇內來討論。另一方面如金谷洋一的《日本語不滅》（『日本語は亡びない』筑摩新書、二〇一〇年）則斬鐵結釘的提出反論。有關此一論爭，參見拙作「翻譯，亞洲都會主義與文化消費——中國語圈裡面的村上春樹」（翻譯とアジア・コスモポリタニズムの文化的消費——中国語圏における村上春樹）（佐藤＝ロスベアグ・ナナ編『トランスレーション・スタディーズ』みすず書房 二〇一一年所収），一三五頁～一四三頁。

10 有關新生代日本語作家請參考郭南燕論文「日本語日本文化によって広がる想像力と創造性」。郭南燕編『日本語で書く——文学創作の喜びと苦しみ』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二〇一一年、六十五頁。

本長大。父母離婚後，李維與智障的弟弟隨母返美，居住在首都華盛頓附近。高中時，李維與父親再會。父親任職美國駐日本橫濱公使，與華人婦女再婚，生有一女。李維納入新的家庭生活並非完全順利。他在日本上高中，對日本文學極感興趣。回美上大學時決定專攻日本古典文學，特別鍾情於傳統和歌文學，為萬葉歌人柿本人麻呂之專家。先後任教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1982年英譯日本和歌集【萬葉集】獲贈全美國家圖書獎。其後，毅然辭去教職，立志成為以日文書寫的作家。1992年以日文發表的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獲頒野間文學新人獎，成為第一位以日文寫作獲賞的美國作家。1996年以【天安門】一作被提名角逐日本文學最高榮冠的芥川賞。2005年【千千碎片】獲贈大佛次郎文學獎。2007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為他多年來對海外介紹日本文學的貢獻評價，贈與他國際文化獎勵獎。2009年描寫現代中國世相面面的【假水】得到伊藤整文學獎。現除著寫小說，評論，翻譯外，並任法政大學國際文化學部教授。

李維·英雄的小說多屬中篇，他的小說自他個人生活周圍所見的人物及身邊細索為主題，似乎將情節起伏，內容劇化壓低到最低限度。他的作風可視為承繼日本近代文學的【私小說】傳統，採取作者與主人公等身的第一人稱敘述視線，排斥矯飾虛構情節，專注直接取材實際生活經驗與個人最隱私的心境細微變化，故又稱為【心境小說】。李維·英雄以日文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這第一作可視為他小說創作的原型，包含他所有日後創作的幾個大主題：語言文化認同問題；個人與家族國族的層層交構，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歷史與個人記憶的交雜；東亞地域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共識與抗爭；受創傷記憶與經驗的破碎解構與重整再建。本文觸及他三篇代表作品，一為他的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1992），一為中期作品【國民之歌】，一為描述9.11事件後的東西文化衝擊之作【千千碎片】（2005）及最近有關中國的散文遊記。首先探討李維的個人經驗與創作言語選擇如何影響他的著作主體性。在英語支配的時代李維放棄母語以日語歷練其文學認同（identity）。這種刻意異化自我的行為所引起的焦慮及不安定隨處顯現在他的文本之中。本文次而檢視李維的文學如何由持續不斷的語言，文化越境來反映出後殖民地政學中東亞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不同語言的變碼（code switching）。希望由這些作品，讓讀者對李維這位作家的語言，文化越境路程，創作動力及文學原風景有些許認識。

參 如何成為日本人——欲望投射於【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追縱十六歲少年主人公班傑明（作中簡稱‘班’）離家出走的心歷路程。幼少期在台灣長大的班傑明，少年期在日本渡過，到最終決定離開熟知中國文化傳統的父親及其星條旗所代表的(美國)權力象徵而進入日本人當中生活。這成長之旅，呼應李維個人脫離（文化與血緣）父權與祖國，確立以日文書寫創作的作家主體性形成的決定瞬間。

李維對異言語的纖細感受性始於在香港，金邊，台中，台北「在亞洲多數人的凝視中長大的金髮小孩」¹¹的童年時代。東方人群中的唯一白人的差異自覺，形成李維文學的共通底調。永遠的他者，永遠的旅者，永遠的少數者，李維幼年時期經常沐浴在本地人好奇的凝視（gaze）中成長的感性長期壓抑隱蔽在他的潛意識中。然而在九〇年代，以日文執筆創作小說時再度自覺復甦。處女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舞台設於與本地社會隔離「大日本帝國崩壞」後的「南國」¹²的童年，兄弟二人與母親三人在華盛頓的孤單的少年期的單親生活，最後從追求在日本與父親共同生活到與父親訣別離家出走，作品的舞台分佈台，美，日三地。

在台灣班傑明一家住在日本殖民時代所留下的文化遺產的日式榻榻米房子，班傑明漠然留意到他周遭多重紛雜的聲音。只說英文的母親，使用中國各地方言的傭人們，父親則多以標準的華語和中國朋友們討論政治及中國古典詩文。班也注意到圍牆外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小朋友們說的是和屋內使用的任何語言都不同的台灣話。

當班傑明在少年時到達日本與在橫濱當領事的父親會合時，正是六零年代安保運動與反越戰運動的最盛期。父親嚴厲警告他不准擅自離開警衛深嚴的領事館；特別是不許到新宿那種風化雜亂的地方。有一天父親在書齋整理塵積的古書，班傑明好奇地指著穿錯在漢字間〈の〉的記號。以中國學者自傲的父親告訴他這記號是日文的文字表記，並輕蔑地指出日本語言是種「怪異，頹廢，女性化」的語言。班傑明被這曲線草書式的表記所吸引。

11 李維英雄『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東京 講談社一九九二年、一〇頁。

12 同上，二九頁。

他記得他偷偷進入父親臥房拿著那卷古書，坐在緣側的陽台。一邊聽著池塘沉浮的鯉魚，一邊在泛黃的紙頁上從右到左以手指描繪曲線。記憶中順著「の」「は」「む」「ゑ」他被假名魅惑，彷彿嬉遊在漢字森林裡的蝴蝶。¹³

在父親眼中日本文化的特質是「毫不在意破壞均整的合理性，只顧沉迷在官能性」的文化表象¹⁴。班傑明閱讀三島由紀夫【金閣寺】的英譯本時，父親忠告他無論他如何想接近日本文化，日本人永遠不會完全接受他的。父親想把班傑明導向方正合理的中文世界，然而他卻日益被假名渾圓的肉體感所誘惑。少年與父親的衝突日深，父親威脅要把班傑明送回美國。班傑明決定離開掛著星條旗父親的家，意味著在日本與美國，日本語與帝國英語・中文的非對稱(asymmetrical)的權力關係中他作了他個人的抉擇。

班傑明一心想要溶入日本文化。「成為集體中的一份子」的慾望不止於語言，文化的層面，也伸展到性方面。他對父親為了和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創立新的家庭而與自己的母親離婚之事深感困惑，常以「蔑」的眼光來看待父親。而父親對班傑明耽讀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等日本文學頗不以為然「你以為你這樣就能變成日本人嗎？。。。即使你能用最完美的日本語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切腹自殺，你也變不了日本人的。」¹⁵ 父親的不屑與侮辱引發班傑明離家出走的決心。

班傑明逃到日本友人安藤處，安藤的房間裡掛著安藤心儀作家身穿軍服的照片。十七歲的班傑明在十九歲安藤的帶引下逐漸發現日本語新鮮的音響世界。搭乘山手線，電掣到站時日本乘客群夥下車，班傑明欲願被這個新的語言集團接受的慾望漸強，他想「我欲融入群眾中，想望跟著他們走」。¹⁶「KANTA」「KUDAN」「TAKADANOBABA」首次從安藤口中聽到的東京地名「在他了解意思之前那聲音猶如充滿呪術，無上的奢華悅樂，縈繞他耳中。」¹⁷

13 同上,五〇頁。

14 同上,五〇頁。

15 同上,六〇~六一頁。

16 同上,五五頁。

17 同上,四六頁。

作者從各種角度來凸顯少年欲裁斷父系傳承（生理上的父親及生來的美國文化鏈環）。除了文字視覺（漢字，假名）外，聽覺的疏離與親和亦為這種文化轉移的一例。班傑明在逃離橫濱美國大使館時在路上與一群在酒吧街尋歡的美國水兵錯身而過。水兵們不過比他大兩三歲。他避免與他麼的視線相交。

（班）盡量靠著公園邊的道路，希望他能不與這些水兵交換視線，同時避開俱樂部門一開時傳漏出來詹姆士·布朗的靈魂樂聲。。。

班拒絕美國靈魂樂之父布朗的音樂與隨後在新宿喫茶店聽到美空雲雀唱「紅色太陽」（真っ赤な太陽）時的感動相互呼應。小說題名為【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也應證作者抹拭少年所有有關美國的聽覺記憶之殘渣。

作者李維驅御少年的“成為日本人”的慾望從語言，文化認同起始，經由五官感性確認。但不止於此。與安藤相處，他漸被安藤每日鍛鍊的強悍肉體所惑。班傑明的語言轉位與他的文化身體轉位及性覺醒同步進行。少年班傑明在被日本的語言，群眾誘惑，也同時被安藤希臘象牙雕像似的身體吸引。一天，沐浴之際二人形影同時映射在浴室的鏡子裡：

安藤強悍的身體，沐浴在從高聳屋頂天窗綫溢下光亮的陽光裡，燦艷照耀如古代象牙。二人站在鏡前擦拭身體。安藤堅實華美的身體，像希臘雕刻理念再生，班傑明的青白孱弱的身體是無法相比的。安藤的身體，完全沒有贅肉的肩膀，胸部，腳在班傑明眼中映似生來背負一種文化的身体。安藤注意到鏡中班傑明比較兩人體重相差二十公斤的眼神，「班，你看起來像個東洋人。」安藤大笑。¹⁸（下線筆者）

李維強烈的文化轉位傾向逆轉近代東西洋不均衡的對立關係。英語優位的近代殖民語言的局勢在此一轉。李維/少年從霸權多數語的英文（或父親要他融入的華語）世界自願走入劣勢少數語言的日文世界；他亦同時逆轉東西洋長久以來性別文化的帝國主義，將（女性化）東方人與（男性化）西洋人的定規圖式顛覆。隨著父親到處轉居的浮游暫時性引發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觸發對母國語言文化的疏離感。對少年班傑明，分裂，斷絕的文化弱化文化性質。他渴望尋求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美國，中國文化代表過去與現代的強權文

18 同上,四八頁~四九頁

化。而他終於在日語，日本群眾，日本身體中找到歸屬。歷史學家小熊英二指出戰後日本社會為忘卻戰前八方宏宇的大東亞帝國思想，儘速完成經濟社會重廢墟中再建，自七〇年代起主張日本純血主義的單一民族的民族論或是日本社會為獨一無二的同質社會的【日本人論】風行，成為戰後鞏固團結日人共建日本經濟王國的原動力。李維以文學創作滲透日本民族，語言的牢固圍牆。

李維的言語越界與戰前日本在台灣，朝鮮，南洋，中國東北等地所經營的【日本語文學】有同曲異工之效應。戰前台灣等日本殖民地同化教育的國策下，學習日語，引發出如張文環，呂赫若（台籍日文作家），張赫宙，李光洙（韓籍日文作家）古丁（滿籍日文作家）甚或在日作家（戰中被日方征用的韓國勞動力，戰後留居日本的韓籍日語作家）等不得不掩抑自己的創作主體性，以殖民宗主統治者的母語的日本語來創作的文學現象。戰前的日本語文學可說是政治為主的藝術產物，它與二十世紀後半，作家自由選擇創作語言，伸張個人表現主體性的寫作行為是有所不同的。班傑明捨棄母語，不只是抵抗美語帝國主義的支配的政治；亦是個人脫離父親（中華文字）的支配，以獨立小說家成長成人的（選假名棄漢字）美學的選擇。在同時亦是（棄優生慣養，有僕役侍奉，充滿異國情趣的橫濱公使館，勇而進入雜沓頹廢的新宿）文化空間的選擇。只有經由這對班傑明痛苦的抉擇，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語言，集團，及主體性。

四 重申(繼)母(語)：父親不在的房間

李維的創作過程如他的個人生活方式，是永遠的移動與尋求。即使他在日文中找到創作語言歸宿，這並不意味他追尋已完。如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是兒子訣別父親的中華主義及漢字世界，沉溺與假名婉曲性感的官能世界，他的另一中篇小說【國民之歌】描述他與母親，母語，智能障礙的弟弟及失落在地球東西兩方家族的認同糾葛。小說描述長期居住日本的主人公聖誕節返美探望母親及弟弟，在華盛頓火車站見到白人群眾，不自覺的像日本人一樣將他們都歸入【外國佬】。【國民之歌】（1998）的主人公比【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班傑明似乎年紀更大，精神更疲敝而老熟。一方面有憤恨父親遺棄全家，與年輕華人女性另組快樂家庭，留下他一人獨擋一面照顧年老的波蘭猶太母親及重度智障的弟弟；另一方面又對自己長期居住日本懷有甚深的罪惡感。這個美國的老家是他沉重的負荷，讓他感到窒息。主人公回憶當他還是少年時一日與弟弟獨處，弟弟跌落高涯，求救

於他，而他在一瞬間腦中閃過不救他讓他死去以解他與母親永久背負智障弟弟的重擔。過去的這個秘密，沉負在主人公心中，猶如舊約聖經中艾伯屠殺親身兄弟凱恩的原罪烙印，久久不褪。

【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的班傑明離家時義無反顧，巨大的美國國旗在他背後飄蕩招揚，而少年不屑一顧，只欲尋求從過去被解放的快感。然而在東京將近三十年的放浪生活，從中野移居高田馬場，高田馬場轉居到高圓寺，父親的家，母親的家，到現在在弟弟的智障中心（在英文這些設施常稱為 HOME）觀看智障兒們慶祝聖誕的晚會，主人公的歸屬感動搖。而此時一位智障兒鬧開：

他看著看，他的視線和一位和他自己年齡差不多暗棕色的頭髮中夾雜些許白髮的男人不謀而合。那四十多歲的男人一瞬間盯住他不放，看著在他旁邊的母親和其他住在中心的學員的親戚們。突然他把寫有自己名字，紅綠金色相雜的禮物包裝紙撕裂，丟散四方，「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大聲狂叫的聲音猶如發諸於少年口中，迴蕩在集會室裡。¹⁹

如果【聽不到星條旗的房間】裏的少年班傑明是作者人物塑造的原型，吾們可以闡釋【國民之歌】作品主人公為少年班傑明流浪三十多年後返回母親家裡的疲憊中年人。他在這位四十多歲智障兒哭喊要回家的眼中他看到自己。自願捨棄家園但又不斷為家園所召喚，這是李維的作品常見的一個弔詭似的主題。這主題又由言語，時間，空間，及物質身體等要素所組合。言語不只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而是橫斷時空象徵個人存在的抽象概念，同時亦是極為具體的身體經驗。家族構成分散再重組的動態流程時個人的位置及存在認同的衝擊也是他長年處理的題目之一。這種尋求根源的欲動延伸到他對自己猶太血統的徵詢。中篇小說【亨利 TAKESHI 李維茨基的夏日紀行】（2002）描寫青年李維茨基到中國開封尋求猶太人流離中國的歷史痕跡。美國猶太籍青年亨利 TAKESHI 李維茨基到中國尋根的虛幻之旅可視為作者的日本欲望與父親的中國情節長年衝突和解的第一步。李維踏出長久沈湮的日本文化版圖嘗試了解日本文化的源頭及父親所愛的中國。這部小說與【天安

19 リービ英雄『国民の歌』講談社一九九八年、一〇四～一〇五頁。

門】(1996)【假水】(2008)及論文集【我的中國】(2004)【延安 革命勝地への旅】(2008)成為他一連串連續對中國的探求之結晶。

似乎是回答經常被日本人訊問「你為什麼要用日文寫作？」一問，李維在許多公開場合及多篇散文中多次談到他認養的語言。有別於母語，他稱日語為他的「繼母語」。²⁰ 在這些論文中李維反駁語言的生理特權（「血の權利」）及只有日本人才能擁有日本語（「日本語の所有權」的狹窄定義，主張帶外國腔的日本語有其存在的價值並提倡日本文學應納入世界文學的範疇內。²¹ 李維文學本身亦經歷某些演化，從以日本語採日本文學最主流的「私小說」文類典型描寫美國家庭制度的崩潰與重組，並漸引入中國文學的歷史政治性來創造一種新的世界文學。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李維從專注於強調日本語，日本文學的獨特性，反對中國文化霸權的箝制之二元辯證逐漸趨向探討東亞文化與多元的世界體系的相互力學。

五 過境中國—— 從極私的兩極衝突到東亞地域多極緩衝

李維初期作品顯示向心軌道內斂歸結於聖域「日本」他稱之為家園，這個家裡不存在生父與生母。他的後期作品則展示外散離心性，不再一味欲求單一純粹的文化認同，而願承擔多極分裂的主體（fragmentation of subjectivity）。那抗拒父親逃離家裡的叛逆少年來到父親的中國尋求新機。李維至今初版的六本小說有三本以中國為主題。上述的【天安門】【亨利 TAKESHI 李維茨基的夏日紀行】外，還有【假水】。這些作品提供日本讀者住在日本的美國人新鮮獨特的中國觀，與一般日本作家旅客所寫的中國別具一格。近代日本文學的中國表象充滿中國通的東方主義凝視。谷崎潤一郎和佐藤春夫的中國敘事集中在頹廢怪異的異國情趣。芥川龍之介的【支那遊記】（1925）寫語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狀況下，微有忌諱似乎無法暢言。橫光利一【上海】（1932）中刻畫的女主人公芳秋蘭則平板而不

20 參見散文收於『日本語的勝利』（日本語の勝利 1992），【書寫日本語的房間】（日本語を書く部屋 2001），【我的日本語】（我的日本語 2010）。

21 參考【書寫日本語的房間】所收李維論文「有關日本語的所有權」（日本語の所有權について）或「從世界文學到世界小說」（世界文学からワールド・フィクション），講談社 2001，四六～五三頁。

帶現實性。²²這些都是戰前作品，當代作品中以中國為對象對中國作寫實描述的作品並不多。李維的寫實描寫文革後經濟急速發展下的中國表象彌補當代日本文學的缺失。

除了對日本文壇提出一個另類中國像，這些著作繼續作者長久以來追尋文化，語言，人種認同。然不同的是李維文學所展現的不再是日文對英語帝國主義或日語假名對中國漢字的二元相剋而是更錯綜複雜的多極交錯。短篇小說「我是」（2008）的主人公「他」（かれ）倘佯漫步於古城開封的小巷裏，遇見最後一位八百多年前經由絲路移居中國的猶太人後裔的遺孀。「他」和老婦人以中文交談：

「我的父親是。。。 (ぼくの父は。。。)」，他說。。

當他開始說中文時，島國的言語亦在他腦內迴響。「我父親」這瞬間他注意到他不會用中文表達「是」的過去式。在黃昏的小巷，他掙扎想要捕捉那不存在的過去式。在中文裏他找不到與日文[でした]相等的表現。他滯濁地組合他的句子。「我父親猶太。。妳丈夫同。」 (私の父はユダヤ人。あなたのご主人と同じ)²³

「他」的窘境影射作者本身的生活在混種 (hybrid) 語言環境的經驗，孤立語系的普通話與膠著語系的日語經常在他腦中回旋。李維常利用這種語言的差異來顯現文化差異誤解及其 (時而喜劇的) 效應。短篇小說「假水」 (仮りの水) 即為一例。假/仮一字膺品之義但在日語尚有受佛教影響的「暫時」「非永久」之義 (如「仮りの住まい」)。主人公在中國旅行時拉肚子急著到處找廁所。計程車司機告訴他「你一定是喝到假水了」。住在日本的主人公絕對沒想到在便利商店買的瓶裝水有可能造假。從「假/仮」的文化用法差異, 主人公引伸自沈思人生的瞬時短暫。

李維在【千千碎片】 (2005) 對這種複言語同時進行性 (multilingual simultaneity) 作更深的思考。【千千碎片】描寫 9.11 事件後的全球社會及不同意識形態文明的對立。9.11

22 有關日本文學中的中國表象，參見陳美君論文「谷崎潤一郎與芥川龍之介的中國表象」(谷崎潤一郎と芥川龍之介による中國表象)。廣島大學大学院教育學研究科紀要 vol. 2, no. 52 (2003): 213-20.

23 リービ英雄『仮りの水』講談社 2008, 一四〇～一四一頁，並參見長岡杜人論文討論[でした]有無及其對文學表現之影響「有關語言的小說：李維英雄論」(言語について的小説 リービ英雄論)『群像』vol. 64, no. 6 (June, 2009): 80-101.

事件證明世界主要文明已不能保持孤立。國界流動無可辯駁的強迫各種價值觀相異的文明必須相互互動。【千千碎片】持續作者一貫對家國，語言的思考，描述往返於客居之國與祖國，穿梭於雙語世界的主人公愛德華在 2001 年從日本返美探親時因 9.11 恐怖爆炸事件，美國封鎖國界，他被拒於本國門外。所有飛機停飛，他沒有辦法回日本，被迫滯留在加拿大數日落落有失的個人體驗。近幾年在美國文壇上開始有所謂的“Post 9.11 literature”(9.11 事件後文學)欲期脫離政治報導的角度，以文學的觀點來探討 9.11 事件對個人的衝蕩。【千千碎片】可以歸屬在這文類。在不能回美無法回日的擱置狀態 (limbo)愛德華只能以電話和母親，妹妹保持一絲微弱的聯系，整日漫無目的的穿梭巡遊異國街道，感到頭暈，好像「雙腳輕的沒法著地似地」。在溫哥華旅館的一室內觀看美國電視，愛德華聽見電視中傳出帶著德克薩斯口音的美國新上任的布希總統反覆使用〈evildoers〉(邪行者)一詞或是伊斯蘭教領袖的口頭禪〈infidel〉(背信者)。愛德華無意識地將它翻譯成日語，可是卻找不到近似的日語「犯惡行的人？這拮据的翻譯詞在他腦中撞響。這詞沒法馬上找到適當的日語。他自從四十年前上主日學校時聽到這一語之後，再也沒有聽人使用過。那些在那兩棟如砂城似崩潰的建築物中的人們大概也沒人用吧。」電視上再度出現英文字幕〈infidels〉時，愛德華頭中浮現〈異教徒〉一語「一瞬間，他覺得他好像在看一千年前的電視討論。沙漠的文字飛進他眼裡，腦裡再度展現鋼鐵與玻璃的建築物變為砂城崩潰無遺的景象。」當主持犧牲者追悼儀式的老牧師說：「(犧牲者們)現在已與主同在，所以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高興」時，愛德華不自禁以日語朝著電視反論「天國？他們全都往地下落去！」。

愛德華的腦中英語日語交叉去來，而他對這悲劇始終維持一個批判性的距離。對他而言，他是通過語言(翻譯)經驗來了解 9.11 事件，而這作品則為試圖以雙語同時表現這慘劇的一個作品實驗。【千千碎片】一題取自日本江戶時期的名俳句大師松尾芭蕉在他一生最大的詩源巡禮之旅所收集的句集【奧野小徑】中的名句。經過漫長東北部的山中羈旅，芭蕉終於來到以無數千島山明水秀的名勝松島感動之餘詠歎之「夏之海，島嶼成千千碎片」(島々や 千々に けて 夏の海)。愛德華從下降的飛機看著窗外溫哥華灣內的無數島嶼，腦中浮現的是日本的俳句。【千千碎片】點出個人語感，美感的翻譯與越界卻無法盡言政治，宗教所塑立的堅固高牆的無奈。愛德華厭惡他在電視上看到的政治家煽動的語言，也無法認同自以為是的宗教教條。他想不起與〈evildoers〉〈infidels〉相當的日語。

複語環境一方面擴展單語社會的單調孤竭，多語互補單語之不足，不止充實表現美感，亦根本改變語者的世界觀。但誠如李維的文學角色顯示，多語環境亦時或讓語者充滿迷惑，陟黜與不能。生活在複語環境，更容易讓人意識到母語的闕乏。後現代的自我，語言，國家的認同早已失去中心（de-centered）破碎分散（fragmented）。然而在支離破碎的主體與相互敵視無法互容的文化，地理分隔時，唯一的救贖乃是芭蕉的詩情。

六 結論

二十世紀後半以母語外書寫的現象逐漸增加，本世紀因網上聯線所造成的網上集團社區，EXOPHONY（逃離母語，以母語外之語言書寫）的現象會更加普遍。日本評論家片岡義男（他本身是在夏威夷長大以英語為母語的日本人）在【日本語之外】（2003）一書中論及「母國語決定性的規策使用那母國語的人們的思想，感情及其所有的營為領域。越是能自由自在的駕馭母語的人就越被母語的構造與性能的內部回收侷限。如果母語是日本語，從中就會生出像日本人的本質精神的東西。」然而本質主義（宗教原理主義，不論是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是李維所拒斥的。李維常被稱為「越界作家」，但他的主人公至今尚為定居於一種特定文化中，反是永遠流移，安住於永遠不停的翻譯的境遇。他對語言生來特別纖細的感性讓他嬉遊於英日中三文化，與其說他是越界作家不妨說他是生活在複數多語文化中的「語間作家」。

從上述二例可見李維近作擴展二元策略（日本對中國；日本對美國）引介多元結構，地理上穿梭日，中，（北）美三地。中國從早期隱喻生理父親擴張為廣義的文化政治記號。他最新作【往大陸】（大陸へ）的副題「以日語書寫現目前的沒過與中國」（アメリカと中国の現在を日本語で書く）暗示李維的新方向由從日本中心的視線轉換為媒介中日，日美文化。最近，回答他的創作是否繼續以中國為中心之詢問，李維表示他對絲路及中亞（西方文明與東洋文明的傳播傳承途徑）地域興趣逐漸加深。李維的文化越境跨國鞠旅，過境中國，似乎永不停息。

（Faye Yuan Kleeman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文明系日文科）